LIBRARY
APR 1 4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L52
1730
v.16

序

周禮一書本言王道廼上自井田軍國之大下至酒漿屝屨之細無不纖悉具備位置得宜故曰王道本乎人情然王莽一用之於漢而敗王安石再用之於宋而又敗者其故何哉蓋以莽與安石皆不近人情之人用周禮固敗不用周禮亦敗周禮不幸爲兩人所用用周禮之過而非周禮之過也蘇明允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古今來大勳業眞文章總不出人情之外其在人情之外者非鬼神荒忽虛誕之事則譸張僞幻獪猾之辭其切於男女飲食日用平常

者蓋已希矣余讀李子笠翁閒情偶寄而深有感也昔陶元亮作閒情賦其間為領為帶為席為履為黛為澤為影為燭為扇為桐纏綿婉孌聊一寄其閒情而萬慮之存八表之憩即於此可類推焉今李子偶寄一書事在耳目之內思出風雲之表前人所欲發而未竟發者李子盡發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盡言之其言近其旨遠其取情多而用物閎漻漻乎纚纚乎汶者讀之曠塞者讀之通悲者讀之愉拙者讀之巧愁者讀之怿且舞病者讀之霍然興此非李子偶寄之書而天下雅人韻士家絃戶誦之書也吾知此書出將

不壓而走百濟之使維舟而求雞林之賈賫金而購矣而世之腐儒猶請李子不爲經國之大業而爲破道之小言者余應之曰唯唯否否昔謝文靖高臥東山繫天下蒼生之望而遊必携妓墅則圍碁謝玄破賊桓冲初憂之郗超曰玄必能破賊吾嘗共事桓公府履屐間皆得其用是以知之白香山道風雅量爲世所欽而謝好陳結紫綃菱角驚破霓裳羽衣之曲罷刑部侍郎時得臧獲之習筦磬絃歌者指百以歸蘇文忠秉心剛正不立異不詭隨而琴操朝雲螭頭鵲尾有每聞清歌輒喚奈何之致韓昌黎開雲驅鱷師表朝廷而每當賓

客之會輙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故古今來能建大勳業作眞文章者必有超世絕俗之情磊落嶔𡾊之韻如文靖諸公是也今李子以雅澹之才巧妙之思經營慘淡締造周詳郎經國之大業何遽不在是而豈破道之小言也哉往余年少馳騁自命江左風流選妓徵詞吹簫踏歷曾以一曲之狂歌迴兩行之紅粉而今老矣不復爲矣獨是寘心高寄千載相關深惡王莽王安石之不近人情而獨愛陶元亮之閒情作賦讀李子之書又未免見獵心喜也王右軍云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余雖頹然自放倘遇洞房綺疏交鼓絙瑟宮商

送奏竹肉競陳猶宮支頤郎袖傾耳而聽之

旨

康熙辛亥立秋日建鄴弟余懷無懷氏譔

康熙辛亥立秋日建業余懷澹心氏漫書

[illegible]

凡例七則 四期 三戒

一期點綴太平

聖主當陽力崇文教廟堂既陳詩賦草野合奏風謠所謂上行而下效也武士之戈矛文人之筆墨適治亂均需之物亂則以之削平反側治則以之點綴太平方今海甸澄清太平有象正文人點綴之秋也故于暇日抽毫以代康衢鼓腹所言八事無一事不新所著萬言無一言稍故者以鼎新之盛世應有一二未睹之事未聞之言以

擴耳目猶之美廈告成非殘朱剩碧所能塗飾榱楹者也草莽微臣敢辭粉藻之力

一期崇尚儉朴

創立新制最忌導人以奢奢則貧者難行而使富貴之家日流于侈是敗壞風俗之書非扶持名教之書也是集惟演習聲容二種為顯者陶情之事欲儉不能然亦節去靡費之半其餘如居室器玩飲饌種植頤養諸部皆寓節儉于制度之中黜奢靡于繩墨之外富有天下者可行貧無卓錐者亦可行葢緣身處

極貧之地卽物力之最艱謬謂天下之貧皆同于我我所不欲勿施於人故不覺其言之似奇也其實庸世風或反因之有裨

一期規正風俗

風俗之靡日甚一日究其日甚之故則以喜新而尚異也新異不詭于法但須新之有道異之有方有道有方總期不失情理之正以索隱行怪之俗而責其全返中庸必不得之數也不若以有道之新易無道之新以有方之異變無方之異庶彼樂于從事而吾

點綴太平之念爲不虛矣是集所載皆極新極異之談然無一不軌于正道其可告無罪于世者此耳

一期警惕人心

風俗之靡猶于人心之壞正俗必先正心然近日人情喜讀閒書畏聽莊論有心勸世者正告則不足旁引曲譬則有餘是集也純以勸懲爲心而又不撰勸懲之目名曰閒情偶寄者慮人目爲莊論而避之也勸懲之語下半居多前數帙俱談風雅正論不載于始而麗于終者冀人由雅及莊漸入漸深而不覺其

可畏也勸懲之意絕不明言或假草木昆蟲之微或借活命養生之大以寓之者即所謂正告不足旁引曲譬則有餘也實具婆心非同客語正人奇士當共諒之

一戒剽竊陳言

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空疎自媿者有之誕妄貽譏者有之至于剿窠襲臼嚼前人唾餘而謬謂舌花新發者則不特自信其無而海內名賢亦盡知其不屑有也然從前雜刻新則新矣猶是一歲一生

之草非百年一伐之木草之青也可愛枯則可焚木即不堪為棟為梁然欲刈而薪之則人有不忍于心者矣故知是集也者其初出則為作生之草即其既陳既腐猶可比于不忍為薪之木以其可觀可遵而適于用也以較鄰架名編則不足以備至襲舊聞有餘闕是編者詩由始迄終驗其是新是舊概乎亦得

一詩為他書所現載人口所既言者則作者非創即武庫之舊肆場之大畜也

數十年來述作名家皆有著書捷徑以隻字片言之少可醞爲連篇纍牘之繁如有連篇纍牘之繁即可變爲汗牛充棟之富何也以其製作新言綴于簡首隨集古今名論附而益之如説天文即彙天文所有諸往事及前人所作詩詞賦以實之地理亦然人物鳥獸草木諸類盡然作而兼之以述有事半功倍之能眞良法也鄙見則謂著則成著述則成述不應首鼠二端寧捉襟肘以露貧不借裘馬以彰富有則還吾故有無則安其本無不載舊本之一言以補新書

之偶缺不借前人之隻字以証後事之不經觀者于諸項之中幸勿事事求全言言責備此新耳目之書非備考核之書也

一戒支離補湊

有怪此書立法未備者謂既有心作古當使物物盡有成規胡一類之中止言數事予應之曰醫貴專門忌其雜也雜則有驗有不驗矣史貴能缺夏五郭公之不增一字不正其訛者以示能缺缺斯可信備則開天下後世之疑矣使如予言而求諸事皆備一物

不遺則支離補湊之病見人將疑其可疑而併疑其可信是故良法不行于世皆求全一念誤之也予以一人而備陳八事由詞曲演習以及種植頤養雖曰多能鄙事賤者之常然猶自病其太雜終不得比于專門之醫奈何欲舉星相醫卜堪輿日者之事而並責之一人乎其人否否而退八事之中事事立法者止有六種至飲饌種植二部之所言者不盡是法多以評論間之寧以支離二字立論不敢以之立法者恐誤天下之人也然自謂立論之長猶勝于立法請

質之海內名公果能免于支離之誚否

湖上笠翁李漁識

止有上八部至飲饌種植二部之所言者不盡是卷

書之一人乎其人者合而選八事之中事事立法者

專門之醫奈何欲舉生平諸一盡曰者之事而進

多論諸事類皆之粃糠亦自識其未盡然不得已于

一人而備兼八事由詞曲演習以及種植頤養曰

而皆是謫見求不介于世計未全一念詎之過乎以

不識見支離煩冗之譏哉人謂其可笑而聽其

笠翁偶集卷之一目次

詞曲部上

結構第一　計七款
戒諷刺
立主腦
脫窠臼
密針線
減頭緒
戒荒唐

審虛實
詞采第二　計四欵
貴顯淺
重機趣
戒浮泛
忌填塞
音律第三　計九欵
恪守詞韻
凜遵曲譜

魚模當分

廉隘宜避

拘何難紆

合韻易重

慎用上聲

少填入韻

別解務頭

川瀰紛迴
山與人遠
趣用出措
合流效重
樹回流後
鄉宗立迹
風翔諸不

笠翁偶集卷之一

湖上李　漁著　　壻沈心友因伯
男　將舒蔚長　仝訂

詞曲部

結構第一

塡詞一道文人之末技也然能抑而爲此猶覺愈于馳馬試劍縱酒呼盧孔子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奕雖戲具猶賢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塡詞雖小道不又賢

于博奕乎吾謂技無大小貴在能精才乏纖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雖寸長尺短亦可成名否則才誇八斗胸號五車為文僅稱點鬼之談著書惟供覆瓿之用雖多亦奚以為塡詞一道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即前代帝王亦有以本朝詞曲擅長遂能不泯其國事者請歷言之高則誠王實甫諸人元之名士也舍塡詞一無表見使兩人不撰西廂琵琶則沿至今日誰復知其姓字是則誠實甫

之傳琵琶西廂傳之也湯若士明之才人也詩文尺牘盡有可觀而其膾炙人口者不在尺牘詩文而在還魂一劇使若士不草還魂則當日之若士已雖有而若無況後代乎是若士之傳還魂傳之也此人以塡詞而得名者也歷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歸漢史唐詩宋文元曲此世人口頭語也漢書史記千古不磨尚矣唐則詩人濟濟宋有文士蹌蹌宜其鼎足文壇爲三代後之三代也元有天

下非特政刑禮樂一無可宗即語言文字之末圖書翰墨之微亦少槩見使非崇尚詞曲得琵琶西廂以及元人百種諸書傳于後代則當日之元亦與五代金遼同其泯滅焉能附三朝驥尾而掛學士文人之齒頰哉此帝王國事以塡詞而得名者也由是觀之塡詞非末技乃與史傳詩文同源而異派者也近日雅慕此道刻欲追蹤元人配饗若士者儘多而究竟作者寥寥未聞絕唱其故維何止

因詞曲一道但有前書堪讀並無成法可宗暗室無燈有眼皆同瞽目無怪乎覓途不得問津無人半途而廢者居多差毫釐而謬千里者亦復不少也嘗怪天地之間有一種文字即有一種文字之法脈準繩載之于書者不異耳提面命獨于塡詞製曲之事非但略而未詳亦且置之不道揣摩其故殆有三焉一則爲此理甚難非可言傳止堪意會想入雲霄之際作者神魂飛越如在夢中不至終

篇不能返魂收魄談眞則易說夢爲難非不欲傳不能傳也若是則誠難誠難誠爲不可道矣吾謂此等至理皆言最上一乘非填詞之學節節皆如是也豈可爲精者難言而粗者亦置弗道乎一則爲填詞之理變幻不常言當如是又有不當如是者如填生旦之詞貴于莊雅製淨丑之曲務帶詼諧此理之常也乃忽遇風流放佚之生旦反覺莊雅爲非作淨丑者不情之淨丑轉以詼諧爲忌諸如此

類者悉難膠柱恐以一定之陳言誤泥古爲方之作者是以寧爲闕疑不生蛇足若是則此種變幻之理不獨詞曲爲然帖括詩文皆若是也豈有執死法爲文而能見賞于人相傳于後者乎一則爲從來名士以詩賦見重者十之九以詞曲相傳者猶不及什一蓋千百人一見者也凡有能此者悉皆剖腹藏珠務求自秘謂此法無人授我我豈獨肯傳人使家家製曲戶戶塡詞則無論白雪盈車陽

吳梅村評
眞金不畏火。凡慮此者，必其金質有虧。

者徧世淘金選玉者未必不使後來居上而覺糠粃在前且使周郞漸出顧曲者多攻出瑕疵令前人無可藏拙是自爲后羿而敎出無數逢蒙環執干戈而害我進不如仍倣前人緘口不提之爲是吾揣摩不傳之故雖三者並列竊恐此意居多以我論之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評豈人之所能倒不若出我所有公之于人收天下後世之名賢悉爲同調勝我者我師

之仍不失爲他子之言是顯我者我友之功不媿爲攻玉之他山耳此爲心遂不覺以其平底裏和盤托出并前人已傳之書亦取長棄短別出瑕瑜使人知所從違而不爲誦讀所誤知我罪我憐我殺我悉聽世人不復能顧其後矣但恐我所言者自以爲是而未必果是人所趨者我以爲非而未必盡非但矢一字之公可謝千秋之罰億元人可作當必肯予

填詞首重音律而予獨先結構者以音律有書可考其理彰明較著自中原音韻一出則陰陽平仄畫有塍區如舟行水中車推岸上稍知率由者雖欲故犯而不能矣嘯餘九宮二譜一出則葫蘆有樣粉本昭然前人呼製曲爲填詞填者布也猶棋枰之中畫有定格見一格布一子止有黑白之分從無出入之弊彼用韻而我叶之彼不用韻而我縱橫流蕩之至于引商刻羽戛玉敲金雖曰神而明

之頃可兮於未動筆之前而臻自然鉴遵守成
法之化境也至于結構二字則在引商刻羽
之先拈韻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賦形當其精
血初凝胞胎未就先為制定全形使點血而
具五官百骸之勢倘先無成局而由頂及踵
逐段滋生則人之一身當有無數斷續之痕
而血氣為之中阻矣工師之建宅亦然基址
初平間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廳何方開戶棟
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

妙喻。相心花筆花合而為一開成並蒂者能之他人難且此縄心亦不能為此縄口。

運斧倘造成一架而後再籌一架則便于前者不便于後勢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毀猶之築舍道旁兼數宅之匠資不足供一廳一堂之用矣故作傳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于前始能疾書于後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爲繡口者也嘗讀時髦所撰惜其慘澹經營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絃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構全部規模之未善也

尤展成云此論極允不獨張打油家滿世界矣

詞乘似為可緩而亦置音律之前者以有才技之分也文詞稍勝者即號才人音律極精者終為藝士師曠止能審樂不能作樂龜年但能度詞不能製詞使與作樂製詞者同堂吾知必居末席矣事有極細而亦不可不嚴者此類是也

戒諷刺

武人之刀文士之筆皆殺人之具也刀能殺人人盡知之筆能殺人人則未盡知也然筆能殺人猶有或

知之者至筆之殺人較刀之殺人其快其凶更加百倍則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戒世者予請深言其故何以知之知之于刑人之際殺之與剮同是一死而輕重別焉者以殺止一刀爲時不久頭落而事畢矣剮必數十百刀爲時必經數刻死而不死痛而復痛求爲頭落事畢而不可得者只在久與暫之分耳然則筆之殺人其爲痛也豈止數刻而已哉竊怪傳奇一書昔人以代木鐸因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使爲善誡使勿惡其道無由故設此種文詞借優人

余澹心云文人筆舌菩薩心腸有此以須卽作太上感應篇矣

說法與大眾齊聽謂善者如此收場不善者如此結果使人知所趨避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弭災之具也後世刻薄之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報仇洩怨心之所喜者處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怒者變以淨丑之形且舉千百年未聞之醜行幻設而加于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爲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噫豈千古文章止爲殺人而設一生誦讀徒備行凶造孽之需乎蒼頡造字而鬼夜哭造物之心未必非逆料至此也凡作傳奇者先要滌去此種肺

尤展成云。杜甫遊春一劇。終是文人輕薄。

腸。務存忠厚之心。勿為殘毒之事。以之報恩則可。以之報怨則不可。以之勸善懲惡則可。以之欺善作惡則不可。人謂琵琶一書為譏王四而設。因其不孝于親。故卻以入贅豪門。致親餓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冒于其上。則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撰為倒峽之詞。使人人讚美。百世流芬。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四書左國史漢諸書與

首句警云盛名必由盛德于古至論有功名教不淺

大地山河同其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之人輕薄之子厠于其間乎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則誠之爲人必有善行可予是以天壽其名使不與身俱沒豈殘忍刻薄之徒哉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僵之實乎此顯而易見之事從無一人辯之創爲是說者其不學無術可知矣予向梓傳奇嘗埒誓詞于首其略云加生旦以美名原非市恩于有

託抹淨丑以花面亦屬調笑于無心凡以點綴詞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為有樣之葫蘆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倘有一毫所指甘為三世之瘖即漏顯誅難逭陰罰此種血忱業已沁入梨棗印政寰中久矣而好事之家猶有不盡相諒者每觀一劇必問所指何人噫如其盡有所指則誓詞之設已經二十餘年上帝有赫實式臨之胡不降之

以樂成之事且置勿論即其現在者年將六
十即旦夕就木不為夭矣向憂伯道之憂今且五其
男二其女孕而未誕誕而待孕者尚不一其人雖嘗
饑寒并豚犬然得此以慰系倫不殄窮民之無告矣
年雖邁而筋力未衰涉水登山少年場往往追予弗
及貌雖癯而精血未耗尋花覓柳兒女事猶然自覺
情長所患在貧貧也非病也所少在貴貴也豈人人可
倖致乎是造物之憫予亦云至矣非憫其才非憫其
德憫其方寸之無他也生平所著之書雖無裨于人

心世道若止論等身幾與曹交食粟之軀等其高下使其閒稍伏機心略藏匕首造物且誅之奪之不暇肯容自作孽者若而不死猶得徉狂自肆于筆墨之林哉吾于發端之始即以諷刺戒人且[illegible]焉得意者非旅夜作夜郎矯悲詞人不究立言初意裂倡琵琶王四之說因謬成真誰無恩怨誰乏牢騷悉以填詞洩憤是此一書者非關詞學之書乃教人行險播惡之書也上帝討無禮予其首誅乎現身詎天落於此乎

立主腦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傳奇亦然一本戲中有無數人名究竟俱屬陪賓原其初心止為一人而設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終離合悲歡中具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俱屬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為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即作傳奇之主腦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實在可傳而後傳之則不愧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與作者姓名皆千古矣如一部琵琶止為蔡伯喈一

王左車云、金針度人。婆心爾爾。

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為重婚牛府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二親之遭凶五娘之盡孝拐兒之騙財匿書張太公之疏財仗義皆由于此是重婚牛府四字即作琵琶記之主腦也一部西廂止為張君瑞一人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為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許婚張生之望配紅娘之勇于作合鶯鶯之敢于失身與鄭恒之力爭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馬解圍四字即作西廂記之主腦也餘劇皆然不能悉指後人作傳奇但知為

一人而作不知爲一事而作盡此一人所行之事逐節鋪陳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齣則可謂之全本則爲斷線之珠無梁之屋作者茫然無緒觀者寂然無聲無怪乎有識梨園望之而卻走也此語未經提破故犯者孔多而今而後吾知鮮矣

脫窠臼

人惟求舊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稱也而文章一道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陳言務去求新之謂也至于塡詞一道較之詩賦古文又加倍焉

王左車云此笠翁有本之言自湯之盤銘得來修身作文同是一理。

非特前人所作于今為舊即出我一人之手今之視昨亦有間焉昨已見而今未見也知未見之為新即知已見之為舊矣古人呼劇本為傳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經人見而傳之是以得名可見非奇不傳新即奇之別名也若此等情節業已見之戲場則千人共見萬人共見絕無奇矣焉用傳之是以塡詞之家務解傳奇二字欲為此劇先問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節與否如其未有則急急傳之否則枉費辛勤徒作效顰之婦東施之貌未必醜于西施止為效顰

于人遂蒙千古之誚使當日逆料至此即勸之捧心
知不屑矣吾謂塡詞之難莫難于洗滌窠臼而塡詞
之陋亦莫陋于盜襲窠臼吾觀近日之新劇非新劇
也皆老僧碎補之衲衣醫士合成之湯藥取衆劇之
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即是一種傳奇
但有耳所未聞之姓名從無目不經見之事實語云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以此贊時人新劇可謂定評
但不知前人所作又從何處集來豈西廂以前別有
跳牆之張珙琵琶以上另有剪髮之趙五娘乎若是

則何以原本不傳而傳其抄本也窠臼不脫難語塡詞凡我同心急宜參酌

密針線

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後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疏全篇之破綻出矣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映顧後者便於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後此所說之話節節俱要想

到寧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吾觀今日之傳奇事事皆遜元人獨于埋伏照映處勝彼一籌非今人之太工以元人所長全不在此也若以針線論元曲之最疏者莫過于琵琶無論大關節目背謬甚多如子中狀元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榮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報于路人趙五娘千里尋夫隻身無伴未審果能全節與否其誰證之諸如此類皆背理妨倫之甚者再取小節論之如五娘之剪髮乃作者自為之當日必無其事以有疏財仗義之

宋溪仙云余向讀琵琶何作此論不意被聖歎拈出前惧折服則誠

張太公在受人之託必能終人之事未有坐視不顧而致其剪髮者也然不剪髮不足以見五娘之孝以我作琵琶剪髮一折亦必不能少但須回護張太公使之自留地步吾讀剪髮之曲並無一字照管太公且若有心譏刺者據五娘云前日婆婆沒了虧太公周濟如今公公又死無錢資送不好再去求他只得剪髮云云若是則剪髮一事乃自願爲之非時勢迫之使然也奈何曲中云非奴苦要孝名傳只爲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此二語雖屬恒言人人可道然

一經點破
庶與播揚
則誠復生
何詞以辯

不言出五娘之口彼自不肯嫁人何以言其難也哉此二句不但寫怨大公之詞正襯此猶驕背你茲言或可覓于瞻顧道其哭倒在地大公見之許送錢米相資以備衣衾棺槨則感之頌之當有不啻口出者矣奈何曲中又云只恐奴身死也兀自沒人埋誰還你恩債試問公死而埋者何人姑死而埋者何人對埋殮公姑之人而自言暴露將撮大公于何地乎且太公之相資尚義也非圖利也誰還恩債一語不幾抹倒大公將一片熱腸付之冷水乎此等詞曲幸而

出自元人若出我輩則羣口訕之不識置身何地矣予非敢于讐古既為詞曲立言必使人知取法若但于世俗之見謂事事當法元人吾恐未得其瑜先有其瑕人或非之即舉元人藉口烏知聖人千慮必有一失聖人之事猶有不可盡法者況其他乎吾謂之可法者原多請舉所長以蓋短如中秋賞月一折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歡悅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淒凉一座兩情兩情一事此其針線之最密者瑣碎不堪摘論何妨並寘其略然傳奇一事也其中義

理分為三曰曲也白也穿插聯絡之關目也元人所長者止居其一曲是也白與關目皆其所短吾于元人但守其詞中繩墨而已矣

減頭緒

頭緒繁多傳奇之大病也荊劉拜殺（荊釵記劉知遠拜月亭殺狗記）之得傳于後止為一線到底並無旁見側出之情三尺童子觀演此劇皆能了了于心便便于口以其始終無二事貫串只一人也後來作者不講根源單籌枝節謂多一人可增一人之事事多則關目亦多令

[illegible]國手

觀場者如入山陰道中人人應接不暇蘇不知數場脚色止此數人便換千百箇姓名也只此數人裝扮止在上場之勤不勤不在姓名之換不換與其忽張忽李令人莫識從來何如只扮數人使之頻上頻下易其事而不易其人使觀者各暢懷來如逢故物之爲愈乎作傳奇者能以頭緒忌繁四字刻刻關心則思路不分文情專一其爲詞也如孤桐勁竹直上無枝雖難保其必傳然已有削劉拜殺之勢矣

眠流曆

尤展成云。昔人傳奇。今則傳怪。矣。笠翁此論。真斬蛟手。

昔人云。畫鬼魅易。畫狗馬難。以鬼魅無形。畫之不似。難于稽考。狗馬為人所習見。一筆稍乖。是人得以指摘。可見事涉荒唐。即文人藏拙之具也。而詞曲傳奇。獨工于為此。意活人見鬼。其兆不祥。矧有吉事之家。動出魑魅魍魎為壽乎。移風易俗。當自此始。吾謂劇本非他。即三代以後之韶濩也。殷俗尚鬼。猶不聞以怪誕不經之事。被諸聲樂。奏于廟堂。矧闢謬崇真之盛世乎。王道本乎人情。凡作傳奇。只當求于耳目之前。不當索諸聞見之外。無論詞曲。古今文字皆然。凡

說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凡涉荒唐怪異者當日即朽五經四書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大家何一不說人情何一不關物理及今家傳戶頌有怪其平易而廢之者乎齊諧志怪之書也當日僅存其名後世未見其實此非平易可久怪誕不傳之明驗歟人謂家常日用之事已被前人做盡窮微極隱纖芥無遺非好奇也求為平而不可得也予曰不然世間奇事無多常事為多物理易盡人情難盡有一日之君臣父子即有一日之忠孝節義性之所發愈出愈奇儘有

前人未作之事留之以待後人後人猛發之自能勝于先輩者即就婦人女子言之女德莫過于貞婦愆甚于妒古來貞女守節之事自剪髮斷臂刺面毀身以至刎頸而止矣近日失貞之婦竟有刲腸剖腹自塗肝腦于貴人之庭以鳴不屈者又有不持利刃談笑而終其身者老衲高僧之坐化者豈非五倫以內自有變化不窮之事乎言妒婦制夫之條自罰跪戒眠捧燈戴水以至扑臀而止矣近日妒得之流竟有鎖門絕食遷怒于人使族黨避禍難前坐視

[illegible]國云　[illegible]日人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子之化　劇行[illegible]　此一[illegible]

其死而莫之救者又有鞭扑不加囹圄不設寛仁大度若有刑措之風而其夫攝于不怒之威自遺其妻而歸化者豈非閨閫以內便有日異月新之事乎此類繁多不能枚舉此言前人未見之事後人見之可備填詞製曲之用者也即前人已見之事盡有摹寫未盡之情描畫不全之態若能設身處地伐隱攻微彼泉下之人自能效靈于我授以生花之筆假以蘊綉之腸製為雜劇使人但賞極新極豔之詞而竟忘其為極腐極陳之事者此為最上一乘予有志焉而

未之逮也

審虛實

傳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虛有實。隨人拈取。古者。書籍所載。古人現成之事也。今者。耳目傳聞。當時僅見之事也。實者。就事敷陳。不假造作。有根有據之謂也。虛者。空中樓閣。隨意構成。無影無形之謂也。人謂古事多實。近事多虛。予曰。不然。傳奇無實。大半皆寓言耳。欲勸人為孝。則舉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紀。則不必盡有其事。凡屬孝親所應有者。悉取而加之。

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其餘表忠表節與種種勸人爲善之劇率同于此若謂古事皆實則西廂琵琶推爲曲中之祖鶯鶯果嫁君瑞乎蔡邕之餓莩其親五娘之幹蠱其夫見于何書果有實據乎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指武成而言也經史且然別雜劇乎凡閱傳奇而必考其事從何來人居何地者皆說夢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然作者秉筆又不宜盡作是觀若紀目前之事無所考究則非特事跡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

亦可以憑空捏造是謂虛則虛到底也若用往事爲題以一古人出名則滿場脚色皆用古人捏一姓名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于載籍班班可考創一事實不得非用古人姓字爲難使與滿場脚色同時共事之爲難也非查古人事實爲難使與本等情由貫串合一之爲難也予既謂傳奇無實大半寓言何以又云姓名事實必須有本要知古人塡古事易今人塡古事難古人塡古事猶之今人塡今事非其不慮人考無可考也傳至于今則其人其事觀者爛熟

于胸中欺之不得罔之不能所以必求可據是謂實則實到底也若用一二古人作主因無陪客幻設姓名以代之則虛不似虛實不成實詞家之醜態也切忌犯之

詞采第二

曲與詩餘同是一種文字古今刻本中詩餘能佳而曲不能盡佳者詩餘可選而曲不可選也詩餘最短每篇不過數十字作者雖多入選者不多棄短取長是以但見其美曲文

最長每折必須數曲每部必須數十折非八斗長才不能始終如一微疵偶見者有之瑕瑜並陳者有之尚有踴躍于前懈弛于後者得已而爲狗尾貂續者亦有之演者觀者既存此曲只得取其所長恕其所短首尾並錄無一部而删去數折止存數折一齣而抹去數曲止存數曲之理此戲曲不能盡佳有爲數折可取而挈帶全篇一曲可取而挈帶全折使瓦缶與金石齊鳴者職是故也予謂既

工此道當如畫士之傳眞閨女之刺繡一筆稍差便慮神情不似一針偶缺即防花鳥變形使全部傳奇之曲得似詩餘選本如花間草堂諸集首首有可珍之句句句有可寶之字則不媿塡詞之名無論必傳即傳之千萬年亦非僥倖而得者矣吾于古曲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鮮瑕者惟西廂能之琵琶則如漢高用兵勝敗不一其得一勝而王者命也非戰之力也荊劉拜殺之傳則全賴音律

文章一道置之不論可矣

貴顯淺

曲文之詞采與詩文之詞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詩文之詞采貴典雅而賤粗俗宜蘊藉而忌分明詞曲不然話則本之街談巷議事則取其直說明言凡讀傳奇而有令人費解或初閱不見其佳深思而後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絕妙好詞不問而知為今曲非元曲也元人非不讀書而所製之曲絕無一毫書本氣以其有書而不用非當用而無書也後

人之曲則滿紙皆書矣元人非不深心而所填之詞皆覺過于淺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淺非借淺以文其不深也後人之詞則心口皆深矣無論其他即湯若士還魂一劇世以配饗元人宜也問其精華所在則以驚夢尋夢二折對予謂二折雖佳猶是今曲非元曲也驚夢首句云裊晴絲吹來閒庭院搖漾春如線以遊絲一縷逗起情絲發端一語即費如許深心可謂慘澹經營矣然聽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若謂製曲初心並不在此不過因所

見只是曬則作晴見遊絲不妨直說何須曲而又曲由
晴絲而說及春由春與晴絲而悟其如線也若云作
此解何等心思索解人不易得又索解人既不易
得文何必奏之歌筵傳之雜入俗子同聞而共見乎其
餘停半晌整花鈿沒揣菱花偷人半面及良辰美景
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遍青山啼紅了杜鵑等語
字字俱費經營字字皆欠明爽此等妙語止可作文
字觀不得作傳奇觀至于末幅似蟲兒般蠢動把風
情搧與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逗的箇日下胭脂

雨上鮮。尋夢曲云。明放着白日青天。猛教人抓不到夢魂前。是這答兒壓黃金釧匾。此等曲。則去元人不遠矣。而予最賞心者。不專在驚夢尋夢二折。謂其心花筆蕊。散見于前後各折之中。診祟曲云。看你春歸何處歸。春睡何曾睡。氣絲兒。怎度的長天日。○夢去知他實實誰。病來只送得箇虛虛的你。做行雲。先渴倒在巫陽會。○又不是困人天氣。中酒心期。魆魆的常如醉。○承尊覷。何時何日來看[illegible]回。憶女曲云。地老天昏。沒處把老娘安頓。○你怎撇得下萬里

無兒白髮親○賞春香還是你舊羅裙○玩真曲云○如愁欲語只少口氣兒呵○叫的你噴嚏似天花唾○動凌波盈盈欲下不見影兒那○此等曲則純乎元人置之百種前後幾不能辨以其意深詞淺全無一毫書本氣也若論填詞家宜用之書則無論經傳子史以及詩賦古文無一不當熟讀即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書下至孩童所習千字文百家姓無一不在所用之中至于形之筆端落于紙上則宜洗濯殆盡亦偶有用着成語之處點出舊事之時妙在信手拈來無

心巧合竟似古人尋我並非我覓古人此等造詣非可言傳只宜多購元曲寢食其中自能爲其所化而

元曲之最佳者不單在西廂琵琶二劇而在元人百種之中百種亦不能盡佳十有一二可列高王之上其不致家絃戶誦出與二劇爭雄者以其是雜劇而非全本多北曲而少南音又止可被諸管絃不便奏之場上今時所重皆在彼而不在此即欲不爲紈扇之捐其可得乎

重機趣

機趣二字塡詞家必不可少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氣因作者逐句湊成遂使觀場者逐段記憶稍不留心則看到第二曲不記頭一曲是何等情形看到第二折不知第三折要作何勾當是心口徒勞耳目俱澁何必以此自苦而復苦百千萬億之人哉故塡詞之中勿使有斷續痕勿使有道學氣所謂無斷續痕者非止一齣接一齣一人頂一人務使承上接下血脈相連卽于情事截然絕不相關之處亦有連環

余澹心云微妙語從楞嚴經中參悟得來

細筍伏于其心看到後來方知其妙如藕于未切之時先長暗絲以待絲于絡成之後纔知作繭之精此言機之不可少也所謂無道學氣者非但風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當以板腐爲戒即談忠孝節義與說悲苦哀怨之情亦當抑聖爲狂寓哭于笑如王陽明之講道學則得詞中三昧矣陽明登壇講學反覆辨說良知二字一愚人訊之曰請問良知這件東西還是白的還是黑的陽明曰也不白也不黑只是一點帶赤的便是良知了照此法填詞則離合悲歡

少忽略餘一語一字不帶機趣而止矣予又謂填詞種子要在性中帶來性中無此做殺不佳人問性之有無何處辨識予曰不難觀其說話行文即知之矣說話不迂腐十句之中定有一二句超脫行文不板實一篇之內但有一二段空靈此即可以填詞之人也不則另尋別計不當以有用精神費之無益之地噫性中帶來一語事事皆然不獨填詞一節凡作詩文書畫飲酒鬬棋與百工技藝之事無一不具夙根無一不本天授強而後能者畢竟是半路出家止

可冒齋飯喫，不能成佛作祖也。

戒浮泛

詞貴顯淺之說，前已道之詳矣。然一味顯淺而不知分別，則將日流粗俗，求為文人之筆而不可得矣。元曲多犯此病，乃矯艱深隱晦之弊而過焉者也。極粗極俗之語，未嘗不入填詞，但宜從腳色起見。如在花面口中，則惟恐不粗不俗，一涉生旦之曲，便宜斟酌其詞。無論生為衣冠仕宦，旦為小姐夫人，出言吐詞，當有雋雅舂容之度，即使生為僕從，旦作梅香，亦須

擇言而發不與淨丑同聲以生旦有生旦之體淨丑有淨丑之腔故也元人不察多混用之觀幽閨記之陀滿興福乃小生腳色初屈後伸之人也其避兵曲云遙觀巡捕卒都是棒和鎗此花面口吻非小生曲也均是常談俗語有當用於此者有當用於彼者又有極粗極俗之語止更一二字或增減一二字便成絕新絕雅之文者神而明之只在一熟當存其說以俟其人

填詞義理無窮說何人肖何人議某事切某事文章

頭緒之最繁者莫塡詞若矣予謂總其大綱則不出情景二字景書所睹情發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二者難易之分判如霄壤以情乃一人之情說張三要像張三難通融于李四景乃衆人之景寫春夏盡是春夏止分別于秋冬善塡詞者當爲所難勿趨其易批點傳奇者每遇遊山玩水賞月觀花等曲見其止書所見不及中情者有十分佳處只算得五分以風雲月露之詞工者盡多不從此劇始也善詠物者妙在即景生情如前所云琵琶賞月四曲同一月

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喈之月。所言者月，所寓者心。牛氏所說之月，可移一句于伯喈；伯喈所說之月，可挪一字于牛氏乎？夫妻二人之語，猶不可挪移混用，況他人乎？人謂此等妙曲，工者有幾，强人以所不能，是塞填詞之路也。予曰：不然。作文之事，貴于專一。專則生巧，散乃入愚；專則易于奏工，散者難于責效。百工居肆，欲其專也；衆楚羣咻，喻其散也。舍情言景，不過圖其省力，殊不知眼前景物繁多，當從何處說起？詠花既愁遺鳥，賦月又想兼風。若使逐件鋪

張則慮事多曲少欲以數言包括又防事短情長展轉推敲已費心思幾許何如只就本人生發自有欲爲之事自有待說之情念不旁分妙理自出如發科發甲之人總下作文每日止能一篇二篇場中遂至七篇總下之一篇二篇未必盡好而場中之七篇反能盡發所長而奪千人之幟者以其念不旁分舍本題之外並無別題可做只待走此一條路也吾欲塡詞家舍景言情非責人以難正欲其舍難就易耳

忌塡塞

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叠用人名直書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見風姿取現成以免思索而總此三病與致病之由之故則在一語一語維何曰從未經人道破一經道破則俗語云說破不值半文錢再犯此病者鮮矣古來填詞之家未嘗不引古事未嘗不用人名未嘗不書現成之句而所引所用與所書者則有別焉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隱僻其句則採街談巷議即有時偶涉詩書亦係耳根聽熟之語舌端調慣之文雖出

詩書實與街談巷議無別者總而言之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又與不讀書之婦人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使文章之設亦為與讀書人不讀書人及婦人小兒同看則古來聖賢所傳之經傳亦只淺而不深如今世之為小說矣人曰文士之作傳奇與著書無別假此以見其才也淺則才于何見予曰能于淺處見才方是文章高手施耐菴之水滸王實甫之西廂世人盡作戲文小說看金聖歎特標其名

故…明…立言之意若的如此

曰五才子書六才子書者其意何居蓋憤天下之小覷其道不知爲古今來絕大文章故作此等驚人語以標其目噫知言哉

音律第三

作文之最樂者莫如塡詞其最苦者亦莫如塡詞塡詞之樂詳後賓白之第二幅上天入地作佛成仙無一不隨意到較之南面百城洵有過焉者矣至說其苦亦有千態萬狀擬之悲傷疾痛桎梏幽囚諸逆境殆有甚焉者

請詳言之他種文字隨人長短聽我張弛總無限定之資格今置散體弗論而論其分股限字與調聲叶律者分股則帖括時文是已先破後承始開終結內分八股股股相對繼壘不爲不嚴矣然其股法句法長短由人未嘗限之以數雖嚴而不謂之嚴也限字則四六排偶之文是已語有一定之字字有一定之聲對必同心意難合掌矩度不爲不肅矣然止限以數未定以位止限以聲未拘以格

上四下六可上六下四亦未嘗不可仄平平
仄可平仄仄平亦未嘗不可雖盡而前嘗
禁也調聲叶律又兼分股限字之文則法嚴
之近體是已起句五言則句句五言起句七
言則句句七言起句用某韻則以下便用某
韻起句第二字用平聲則下句第二字定用
仄聲第三第四又復顛倒用之前人立法亦
云苛且密矣然起句五言句句五言想句七
言句句七言便有成法可守想入五言一路

則七言之句不來矣起句用某韻以下俱用某韻起句第二字用平聲下句第二字定用仄聲則祜得平聲之韻上去入三聲之韻皆可置之不問矣守定平仄仄平二語再無錯更自一首以至千百首皆出一轍保無朝四夕改之令阻人適從矣是其昔猶未甚密者未至也至于填詞一道則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上去入韻之清濁陰陽皆有一定不移之格長者短一線不能少者增一字不

又復忽長忽短時少時多令人把握不定當平者平用一仄字不得當陰者陰換一陽字不能調得平仄成文又慮陰陽反覆分得陰陽清楚又與聲韻乖張令人攪斷肺腸煩苦欲絕此等苛法盡勾磨人作者處此但能布置得宜安頓極妥便是千幸萬幸之事尚能計其詞品之低昂文情之工拙乎予襁褓識字總角成篇于詩書六藝之文雖未精窮其義然皆淺涉一過總諸體百家而論之覺

王左車云數語自道其實

文字之難。未有過于填詞者。予童而習之。于今老矣。尚未窺見一班。祇以管窺蛙見之識。謬語同心。虛赤幟于詞壇。以待將來。作者能于此種艱難文字。顯出奇能。字字在聲音律法之中。言言無資格拘攣之苦。如蓮花生在火上。仙叟奕于橘中。始爲盤根錯節之才。八面玲瓏之筆。壽名千古。衾影何慚。而千古上下之題品文藝者。看到傳奇一種。當易心換眼。別置典刑。要知此種文字作之可憐。出之

不[illegible]同已物有如假自他人[illegible]自心思效用不能到處為人掣肘非若詩賦古文容其得意疾書不受神牽鬼制者七分佳處便可許作十分若到十分即可敵他種文字之二十分矣予非左袒詞家實欲主持公道如其不信但請作者同拈一題先作文一篇或詩一首再作填詞一曲試其孰難孰易誰拙誰工即知予言之不謬矣然難易自知工拙必須人辨

詞曲中音律之壞壞于南西廂凡有作者當以之為戒不當取之為法非止音律文藝亦然請詳言之塡詞除雜劇不論止論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過于北西廂者自南本一曲遂變極佳者為極不佳極妙者為極不妙推其初意亦有可原不過因北本為詞曲之豪人人讚美但可被之管絃不便奏諸場上但宜于弋陽四平等俗優不便強施于崑調以係北曲而非南曲也茲請先言其

故元曲一折止隸一人雖有數人在場其曲止出一口從無互歌迭詠之事弋陽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泄而盡又有一人啓口數人接腔者名為一人實出眾口故演北西廂甚易詞調悠長一字可抵數字每唱一曲又必一人始之一人終之無可助一臂者以長江大河之全曲而專責一人即有銅喉鐵齒其能勝此重任乎此北本雖佳吳音不能奏也作南西廂者意在補此缺陷遂割裂其詞增

潑其白易北爲南撰成此劇亦可謂善用古人舊傳佳事者矣然自予論之此人之于作者可謂功之首而罪之魁矣所謂功之首者非得此人則俗優競演雅調無聞作者苦心雖傳實沒所謂罪之魁者千金狐腋剪作鶉毛一片精金點成頑鐵若是者何以其有用古之心而無其具也今之觀演此劇者但知關目動人詞曲悅耳亦曾細嘗其味深繹其詞乎使讀書作古之人取西廂南本一閱句

櫛字此本有不虞卷掩鼻而怪穢氣薰人者也若日詞曲情文不浹以其就北本增删割彼湊此自難貼合雖有才力無所施也然則賓白之文皆由己作並未依傍原本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而爲俗口鄙惡之談以穢聽者之耳乎且曲文之中儘有不就原本增删或自填一折以補原本之缺略自撰一曲以作諸曲之過文者此則束縛無人操縱由我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亦作勉强支吾

之句以混觀者之目乎使王實甫復生看演
此劇非特呼怒罵索敗本而付之祝融即痛
哭流涕對原本而悲其不幸矣嗜續西廂者
之才去作西廂者止爭一間觀者幸加非議
鬧驚夢以後諸曲有如狗尾續貂以彼之才
較之作南西廂者當特奴婢之于郎主而帝
王之視乞丐焉乃今之觀者彼饒責備而此獨
包容已不可解且今家戶戶祝居然配饗琵
琶非特對閹呼寃且使則誠號痛泣矣予生平

其惡弋陽四平等劇見則趨而避之但聞其
搬演西廂則樂觀恐後何也以其腔調雖
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破之西廂非改頭
換面折手跛足之西廂也南本則聾瞽喑啞
馱背折腰諸惡狀無一不備于身矣此但責
其文詞未究音律從來詞曲之旨首嚴宮調
次及聲音次及字格九宮十三調南曲之門
戸也小齣可以不拘其成套大齣則分門別
戸各有依歸非但彼此不可通融次第亦難

紊亂此劇只因改北成南。遂變盡詞場格局。或因前曲與前曲字句相同。後曲與後曲體段不合。遂向別宮別調隨取一曲以聯絡之。此宮調之不能盡合也。或彼曲與此曲牌名乃湊其中但有一二句字數不符。如其可增可減。即增減就之。否則任其多寡。以解補湊不來之厄。此字格之不能盡符也。至于平仄陰陽與逐句所叶之韻。較此二者其難十倍誅之將不勝誅。此聲音之不能盡叶也。[illegible]

所重在此三折。而三者之弊未嘗缺一。能使天下相傳久而不廢。豈非咄咄怪事乎。更可異者。近日詞人。因其熟于梨園之口。習于觀者之目。謂此曲第一當行。可以取法。用作曲譜。所塡之詞。凡有不合成律者。他人執而訊之。則曰。我用南西廂某折作對子。如何得錯。噫。玷西廂名目者此人。壞詞場矩度者此人。誤天下後世之蒼生者亦此人也。此等情弊。予不急爲拈出。則南西廂之流毒。當至何年。

何代而已乎
向在都門魏貞菴相國取崔鄭合葬墓誌銘示予命予作北西廂翻本以正從前之謬予謝不敏謂天下已傳之書無論是非可否悉宜聽之不當奮其死力與較短長較之而非舉世起而非我即較之而是舉世亦起而非我何也貴遠賤近慕古薄今天下之通情也誰肯以千古不朽之名人抑之使出時流下彼文足以傳世業有明徵我力足以降人尚

無實據以無據敵有徵其敗可立見也時龔芝麓先生亦在座與貞菴相國均以予言爲然向有一人欲改北西廂又有一人欲續水滸傳同商于余余曰西廂非不可改水滸非不可續然無奈二書已傳萬口交贊貴高踞詞壇之坐位業如泰山之穩磐石之固欲遽叱之使起而讓席于余此萬不可得之數也無論所改之西廂所續之水滸未必可繼後塵卽使高出前人數倍吾知舉世之人不約

而同皆以續貂蛇足四字爲新作之定評矣
二人唯唯而去此予由衷之言向以誠人而
今不以之繩已動數前人之過者其意何居
曰存其是也放鄭聲者非讎鄭聲存雅樂也
辟異端者非讎異端存正道也予之力斥南
西廂非讎南西廂欲存北西廂之本來面目
也若謂前人盡不可議前書盡不可毀則楊
朱墨翟亦是前人鄭聲未必無底本有之亦
是前書何以古聖賢放之辟之不遺餘力哉

予又謂北西廂不可改南西廂則不可不改何也世人喜觀此劇非故嗜痂因此劇之外別無善本欲覩崔張舊事舍此無由地乏朱砂赤土爲佳南西廂之得以浪傳職是故也使得一人焉起而痛反其失別出新裁創爲南本師實甫之意而不必更襲其詞祖漢卿之心而不獨僅續其後若與北西廂角勝爭雄則可謂難之又難若止與南西廂賭長較短則猶恐屑而不屑予雖乏才請當斯任救

饑有眼當即拈毫

南西廂翻本既不可無予又因此及彼而有志于北琵琶一劇蔡中郎夫婦之傳既以琵琶得名則琵琶二字乃一篇之主而當年作者何以僅標其名不見拈弄其實使趙五娘描容之後果然身背琵琶往別張太公彈出北曲哀聲一大套使觀者聽者涕泗橫流豈非琵琶記中一大暢事而當年見不及此者豈元人各有所長工南詞者不善製北曲耶

使王實甫作琵琶吾知與千載後之李笠翁必有同心矣予雖乏才亦不敢不嘗斯任向塡一折付優人補則誠原本之不逮茲已附入四卷之末尚思擴爲全本以備詞人採擇如其可用譜爲絃索新聲若是則南西廂北琵琶二書可以並行雖不敢望追踪前哲並轡時賢但能保與自手所塡諸曲如已經行世之前後八種及已塡未刻之內外八種合而較之必有淺深疎密之分矣然著此二書

必須杜門累月竊恐饑來驅人勢不由我安得雨珠雨粟之天為數十口家人籌生計乎傷哉貧也

恪守詞韻

一齣用一韻到底半字不容出入此為定格舊曲韻雜出入無常者因其法制未備原無成格可守不足怪也既有中原音韻一書則猶畛域畫定寸步不容越矣常見文人製曲一折之中定有一二出韻之字非曰明知故犯以偶得好句不在韻中而又不肯割

愛故勉强人之以快一時之目者也杭有才人沈孚中者所製綰春園息宰河二劇不施浮采純用白描大是元人後勁予初閱時不忍釋卷及考其聲韻則一無定軌不惟偶犯數字竟以寒山桓歡二韻合爲一處用之又有以支思齊微魚模三韻並用者甚至以眞文庚青侵尋三韻不論開口閉口同作一韻用者長于用才而短于擇術致使佳調不傳殊可痛惜夫作詩塡詞同一理也未有沈休文詩韻以前大同小異之韻或可叶入詩中既有此書即三百篇之風

人復作亦當俯就範圍李白詩仙杜甫詩聖其才豈出沈約下未聞以才思縱橫而躍出韻外況其他乎設有一詩于此言言中的字字驚人而以一東二冬通叶或三江七陽互施吾知司選政者必加擯黜豈有以才高句美而破格收之者乎詞家繩墨只在譜韻二書合譜合韻方可言才不則八斗難克升合五車不敵片紙雖多雖富亦奚以爲

凜遵曲譜

曲譜者填詞之粉本猶婦人刺繡之花樣也描一朵

剌一朶討一葉爲一葉描者不可背謬巧者亦不能
略增纖花樣無定式儘可日異月新曲譜則愈舊愈
佳稍稍趨新則以毫釐之差而成千里之謬情事新
奇百出文章變化無窮總不出譜內刊成之定格是
束縛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譜是也私學詞
人而使有才得以獨展者亦曲譜是也使曲無定譜
亦可日異月新則凡屬淹通文藝者皆可塡詞何元
人我輩之足重哉依樣畫葫蘆一語竟似爲塡詞而
發妙在依樣之中別出好歹稍有一綫之出入則葫

蘆體樣不圓非近于方則類乎匾矣葫蘆豈易畫者哉明朝三百年善畫葫蘆者止有湯臨川一人而猶有病其聲韻偶乖字句多寡之不合者甚矣畫葫蘆之難而一定之成樣不可擅改也

曲譜無新曲牌名有新蓋詞人好奇嗜巧而又不得展其技倆無可奈何故以二曲三曲合為一曲熔鑄成名如金索掛梧桐傾盃賞芙蓉倚馬待風雲之類是也此皆老于詞學文人善歌者能之不則上調不接下調縱授歌者揶揄然音調雖協亦須文理貫通。

始可牢離使合如金絡索梧桐樹是兩曲串爲一曲而名曰金索掛梧桐以金索掛樹是情理所有之事也傾盃序玉芙蓉是兩曲串爲一曲而名曰傾盃賞芙蓉傾盃酒而賞芙蓉雖係捏成猶口頭語也駐馬聽一江風駐雲飛是三曲串爲一曲而名曰倚馬待風雲倚馬而待風雲之會此語即入詩文中亦自成句凡此皆係有倫有脊之言雖巧而不厭其巧竟有只顧串合不詢文義之通塞事理之有無生扭數字作曲名者殊失顧名思義之體反不若前人不列名

目只以犯字加之如本曲江兒水而串入二別曲則曰二犯江兒水本曲集賢賓而串入三別曲則曰三犯集賢賓又有以攤破二字概之者如本曲簇御林本曲錦地花而串入別曲則曰攤破簇御林攤破錦地花之類何等渾然何等藏拙更有以十數曲串爲一曲而標以總名如六犯清音七賢過關九廻腸十二峰之類更覺渾雅予謂串舊作新終是塡詞末着只求文字好音律正卽牌名舊殺終覺新奇可喜如以極新極美之名而塡以庸腐乖張之曲誰其好之

善惡在實不在名也。

魚模當分

詞曲韻書止重中原音韻一種此係北韻非南韻也。十年之前武林陳次升先生欲補此缺略作南詞音韻一書工垂成而復輟殊爲可惜予謂南韻深渺卒難成書塡詞之家即將中原音韻一書就平上去三音之中抽出入聲字另爲一聲私置案頭亦可暫備南詞之用然此猶可緩更有急于此者則魚模一韻斷宜分別爲二魚之與模相去甚遠不知周德淸當

日何故比而同之豈倣沈休文詩韻之例以元繁孫三韻合爲十三元之一韻必欲于純中示雜以存大音希聲之一綫耶無論一曲數音聽到歇腳處覺其散漫無歸即我輩置之案頭自作文字讀亦覺字句聱牙聲韻逆耳倘有詞學專家欲其文字與聲音雙美者當令魚自魚而模自模兩不相混斯爲極妥即不能全齣皆分或每曲各爲一韻如前曲用魚則用魚韻到底後曲用模則用模韻到底猶之一詩一韻後不同前亦簡便可行之法也自愚見推之作詩用

韻亦當倣此另鈔元字一韻區別爲三拈得十三元者首句用元則用元韻到底凡涉繁孫二韻者勿用拈得繁孫者亦然出韻則犯詩家之忌未有以用韻太嚴而反來指謫者也

廉監宜避

侵尋監咸廉纖三韻同屬閉口之音而侵尋一韻較之監咸廉纖獨覺稍異每止收音處侵尋閉口而其音猶帶清亮至監咸廉纖二韻則微有不同此二韻者以作急板小曲則可若塡悠揚大套之詞則宜避

之西廂不念法華經不理梁王懺一折用之者以出惠明口中聲口恰相合耳此二韻宜避者不止單為聲音以其一韻之中可用者不過數字餘皆險僻艱生備而不用者也若惠明曲中之揝字攙字燀字臢字餡字𩟔字颩字惟惠明可用亦惟才大如天之王實甫能用以第二人作西廂即不敢用此險韻矣初學塡詞者不知每于一折開手處誤用此韻致累全篇無好句又有作不終篇棄去此韻而另作者失計妨時故用韻不可不擇

然之三句可謂能攪斷詞腸懶能向前事非偶然二句每句四字兩平兩仄末字叶韻待推您他歲一句五字末字叶韻五字之中平居其一仄居其四此等拗句如何措手南曲中此類極多其難有十倍于此者若逐個牌名援引則不勝其繁而觀者厭矣不引一二處定其難易又未必盡曉茲只隨拈舊詩一句顛倒聲韻以喻之如雲淡風輕近午天此等句法自然容易見好若變為風輕雲淡近午天則雖有好句不奪目矣况風輕雲淡近午天七字之中未必言言

合律或是陰陽相左或是平仄尚乖必須再易數字始能合譜或改爲風輕雲淡午近天或又改爲風輕午近雲淡天此等句法揆之音律則或諧矣若以文理繩之尚得名爲詞曲乎海內觀者皆曰此句爲音律所限自難求工姑爲體貼人情之善念而恕之乎曰不能也既曰不能則作者將刪去此句而不作乎抑自創一格而暢我所欲言乎曰亦不能也然則攻此道者亦甚難矣幾難成易其道何居曰有一方便法門詞人或有行之者未必盡有知之者行之者偶

然合拍如路逢故人出之不意非我知其在路而往投之也凡作偶對聱牙之句不合自造新言只當引用成語成語在人口頭即稍更數字略變聲音念來亦覺順口新造之句一字聱牙非止念不順口且令人不解其意今亦隨拈一二句試之如柴米油鹽醬醋茶口頭語也試變為油鹽柴米對醬醋茶或再變為醬醋油鹽柴米茶未有不明其義不辨其聲者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口頭語也試將上句變為日出東邊西邊雨下句變為道是有情卻無情

亦未有不明其義不辨其聲者若使新造之言而作此等拗句則幾與海外方言無別必經重譯而後知之矣即取前引幽閨之二句定其工拙懶能向前事非偶然二句皆拗體也懶能向前一句係作者新擬此句便覺生澁讀不順口事非偶然一句係家常俗語此句便覺自然讀之溜亮豈非用成語易工作新句難好之驗乎予作傳奇數十種所謂三折肱爲良醫此折肱語也因覓知音盡傾肝膈孔子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多聞吾不敢居言自呼爲直諒

合韻易重

句末一字之當叶者名爲韻腳一曲之中有幾韻腳前後各別不可犯重此理誰不知之誰其犯之所不盡知而易犯者惟有合前數句茲請先言合前之故同一牌名而爲數曲者止于首隻列名其後在南曲則曰前腔在北曲則曰么篇猶詩題之有其二其三其四也末後數語有前後各別者有前後相同不復另作名爲合前者此雖詞人躲懶法然付之優人實有二便初學之時少讀數句新詞省費幾番記憶一

便也登塲之際前曲各人分唱合前之曲必通塲合唱既省精神又不寂寞二便也然合前之韻脚最易犯重何也大凡作首曲則知查韻用過之字不肯復用迨做到第二三曲則止圖省力但做前詞不顧後語置合前數句于度外謂前曲已有不必費心而烏知此數句之韻脚在前曲則語語各別湊入此曲焉知不有偶合者乎故作前曲之曲而有合前之句者必將末後數句之韻脚緊記在心不可復用作完之後又必再查始能不犯此病此就韻脚而言也韻脚

犯重猶是小病更有大于此者則在詞意與人不相合何也合前之曲既使同唱則此數句之詞意必有同情如生旦淨丑四人在場生旦之意如是淨丑之意亦如是即可謂之同情即可使之同唱若生旦如是淨丑未盡如是則兩情不一已無同唱之理況有生旦如是淨丑必不如是則豈有相反之曲而同唱者乎此等關竅若不經人道破則填詞之家既顧陰陽平仄又調角徵宮商心緒萬端豈能復籌及此予作是編其于詞學之精微則萬不得一如此等粗淺

尤展成云笠翁眞曲夫子尤宜俎豆詞壇詞奴之稱無乃過抑

之論則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矣後來作者當錫予一字命曰詞奴以其爲千古詞人嘗效紀綱奔走之力也

慎用上聲

平上去入四聲惟上聲一音最別用之詞曲較他音獨低用之賓白又較他音獨高塡詞者每用此聲最宜斟酌此聲利于幽靜之詞不利于發揚之曲即幽靜之詞亦宜偶用間用切忌一句之中連用二三四字蓋曲到上聲字不求低而自低不低則此字唱不

視重猶是小病更有大于此者則在詞意與人不相合何也合前之曲既使同唱則此數句之詞意必有同情如生旦淨丑四人在場生旦之意如是淨丑之意亦如是即可謂之同情即可使之同唱若生旦如是淨丑未必盡如是則兩情不一已無同唱之理況有生旦如是淨丑必不如是則豈有相反之曲而同唱者乎此等關竅若不經人道破則填詞之家既顧陰陽平仄又調角徵宮商心緒萬端豈能復籌及此予作是編其于詞學之精微則萬不得一如此等粗淺

尤展成云：笠翁填詞大有[illegible]詞[illegible]無乃過[illegible]

之論詞，可謂鮮無不言、言無不盡者矣。後來作者，當錫予一字，命曰詞奴，以其爲千古詞人嘗效紀綱奔走之力也。

慎用上聲

平上去入四聲，惟上聲一音最別。用之詞曲，較他音獨低；用之賓白，又較他音獨高。填詞者每用此聲，最宜斟酌。此聲利於幽靜之詞，不利於發揚之曲；即幽靜之詞，亦宜偶用、間用，切忌一句之中連用二三四字。蓋曲到上聲字，不求低而自低，不低則此字唱不

出口如十數字高而忽有一字之低亦覺抑揚有致若重複數字皆低則不特無音且無曲矣至于發揚之曲每到吃緊關頭即當用陰字而易以陽字尚不發調況爲上聲之極細者乎予嘗謂物有雌雄字亦有雌雄平去入三聲以及陰字乃字與聲之雄飛者也上聲及陽字乃字與聲之雌伏者也此理不明難于製曲初學塡詞者每犯抑揚倒置之病其故何居正爲上聲之字入曲低而入白反高耳詞人之能度曲者世間頗少其握管撚髭之際大約口內吟哦皆

同說話每逢此字即作高聲且上聲之字出口最亮入耳極清因其高而且清清而且亮自然得意疾書孰知唱曲之道與此相反念來高者唱出反低此文人妙曲利于案頭而不利于場上之通病也非笠翁為千古癡人不分一毫人我不留一點渣滓者孰肯盡出家私底蘊以博慷慨好義之虛名乎

少填入韻

入聲韻脚宜于北而不宜于南以韻脚一字之音較他字更須明亮北曲止有三聲有平上去而無入用

入聲字作韻脚與用他聲無異也南曲四聲俱備遇入聲之字定宜唱作入聲稍類三音即同北調矣以北音唱南曲可乎予每以入韻作南詞隨口念來皆似北調是以知之若塡北曲則莫妙于此一用入聲即是天然北調然入聲韻脚最易見才而又最難塡拙工手入韻即是詞壇祭酒以入韻之字雅馴自然者少麄俗倔彊者多塡詞老手用慣此等字樣始能點鐵成金淺乎此者運用不來鎔鑄不出非失之太生則失之太鄙但以西廂琵琶二劇較其短長作西

廂者工于北調用入韻是其所長如閙會曲中二月春雷響殿角早成就幽期密約內性兒聰明冠世才學扭捏着身子百般做作角字約字學字作字何等馴雅何等自然琵琶工于南曲用入韻是其所短如描容曲中兩處堪悲萬愁怎摸愁是何物而可摸乎入聲韻腳宜北不宜南之論蓋爲初學者設久于此道而得三昧者則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矣

別解務頭

塡詞者必講務頭然務頭二字千古難明嘯餘譜中

載務頭一卷，前後臚列，豈止萬言，究竟務頭二字未經說明，不知何物。止于卷尾開列諸舊曲以為體樣，言某曲中第幾句是務頭，其間陰陽不可混用，去上上去等字，不可混施。若跡此求之，則除却此句之外，其平仄陰陽皆可混用混施而不論矣。又云某句是務頭，可施俊語于其上。若是，則一曲之中，止該用一俊語，其餘字句皆可潦草塗鴉，而不必計其工拙矣。予謂立言之人，與當權秉軸者無異，政令之出，關乎從違，斷斷可從，而後使民從之，稍背于此者，即在當

違之列鑿鑿能信始可發令措詞又須言之極明論之極暢使人一目了然今蹟提某句爲務頭謂陰陽平仄斷宜加嚴俊語可施于上此言未嘗不是其如舉一廢百當從者寡當違者衆是我欲加嚴而天下之法律反從此而寬矣況又囁嚅其詞吞多吐少何所取義而稱爲務頭絶無一字之詮釋然則葫蘆提三字何以服天下吾恐狐疑者讀之愈重其狐疑明了者觀之頓喪其明了非立言之善策也予謂務頭二字既然不得其解只當以不解解之曲中有務頭

猶棋中有眼有此則活無此則死進不可戰退不可守者無眼之棋死棋也看不動情唱不發調者無務頭之曲死曲也一曲有一曲之務頭一句有一句之務頭字不聱牙音不泛調一曲中得此一句即使全曲皆靈一句中得此一二字即使全句皆健者務頭也由此推之則不特曲有務頭詩詞歌賦以及舉子業無一不有務頭矣人亦照譜按格發舒性靈求爲一代之傳書而已矣豈得爲謎語欺人者所惑而阻